



卷二

君夫人挑瀆已甚非大不

祭禮之雅

是巫覡

意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62
2



文庫11
D162
2

文庫11
D11

楚辭卷二

分寧胡濬源乙燈增註

男雲從行翼會雲凌雲作

全校字

姪友梅內姪張奉仁

九歌卷二

舊註九歌以下屈原見放於頃襄王而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

共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然詞多鄙俚屈原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以寄吾忠君愛國之意

接九歌是代女巫巫口氣歌以媚神如今世俗僧道巫覡

香火科呪及演戲奉神戲曲皆不隸樂府非祭禮之雅

樂也若認作主祭之詞則湘君夫人挑瀆已甚非大不

楚辭新注卷二

又云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誡恐不應速則古

楚辭新注卷二

二

010190554550

通乎從來註家多欠分曉近有集解云湘君篇君召夫
人夫人篇夫人答君是又代神贈答與祭者無謂亦屬
臆說曲解玩末章媵女倡句自知女倡卽巫若朝廷典
禮當有工祝不當任之女巫蓋女巫媚神自上古歷夏
商以來久已成俗商書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周初大姬封陳好巫覡歌舞其民化之故
陳風有宛邱之章其風只在民間不惟楚沅湘而沅湘
尤甚且鄙屈子特借其詞文之以寄意耳大要謂巫風
足亡國因之感觸晉書夏統傳統從父敬寧祠先人迎

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
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
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
觀之給統竝往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舞靈談
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是此俗至晉猶
然直追元魏孝文延興二年始詔孔廟不許女巫妖覡
淫進鼓舞又齊書禮志何佟之議引周禮女巫旱暵則
舞雩鄭立注使女巫舞旱祭鄭衆云求雨以女巫佟之
又云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則古

女巫之有歌歌有詞九歌之爲歌詞也明矣顧從來註家誤以爲樂章何哉

九歌寄意君國亦不可泥定篇篇比君泥之則山鬼旣不可比君國殤亦不倫湘君夫人終牽強若必欲指實惟東皇以比懷王時王在秦故未有樂康句祝之也雲中以比襄王雲中楚大澤也有國之謂二篇辭氣皆甚莊嚴湘君夫人比舊同氣宿賢如離騷以女比賢之意故多道情思二司命比富國執政故有與君導帝九阓句及夕宿帝郊句明當共忠於王也東君以日比君卽

以天狼比君側近嬖也河伯遠隔江漢比出使約縱之賢行人宮中國勢所賴山鬼比用事者如靳尚之徒國殤禮魂則明言將帥忠義之臣兼以自比也比意皆露各章末如此似稍可通要無庸鑿

第一篇大旨

舊註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故曰東皇漢書天神貴者太乙淮南子太微

者太乙之庭紫宮者太乙之居

按東皇太乙比懷王也王逸章句題

皆在各歌後本三百篇法也茲先註篇旨於前者以題有新解與歌旨合欲讀者易曉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分琳

瓊

瓊渠幽反
作鎗瓊俗作瑯

舊註穆靜而有和意愉樂也上皇東皇也珥劍鼻瓊鏘皆玉聲琳瓊美玉名言下日齋戒帶劍佩玉以事神也

按此瞻神也時襄王嗣位懷王在秦故以上皇比之

瑤席兮玉璫盃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

漿

與音鎮蒸一作蒸藉茲夜反

舊註璫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盃當訓如朋盃簪之盃也把持也瓊指上瑤玉芳指下蕙蘭桂椒肴骨體蒸進也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也桂酒椒漿以桂椒漬酒漿中也此言祭品之潔

按此享神也

揚袍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竿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

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紛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一作攄疏平

一作攄疏平

舊註疏希也舉柝擊鼓緩節而舞徐歌相和從容以娛之繼而陳列竿瑟大倡作樂以娛之神靈居高而容仰故曰偃蹇其貌之尊嚴也五音繁會樂合奏而大成也此言歌舞之備

按望懷王庶幾復國而欣欣樂康也○此祝神也

右東皇太乙

第二篇大旨

舊註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按比襄王也雲中君即

雲夢之神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楚封內祀也與下湘君夫人類若以為雲神則是望祀不宜在星日

之前且何以獨無風師雨師及雷師漢志列東君後者
與此殊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蹌兮既雷爛昭昭兮

未央英古音央
蹌音拳

舊註英花英言五采之衣鮮明若華之英寫雲之色連
蹌長曲貌寫雲之態既雷言雲在天昭昭未央盡也

按此迎神而望其來也

容將愔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翔遊兮周

章愔徒溫反宮朱子叶古荒
反按古東陽韻多有通者

舊註愔安也壽宮供神處○雲無定在望其降而安於
此也得日月而益納爛故曰齊光雲從龍故曰龍駕帝

服彰施五采故曰帝服
翔遊周章言其將下降也

按雲中直稱帝服以前東皇直稱上皇知前北懷此比

襄也以後諸神則僅稱帝子君公子汝靈之類無此稱

者日月齊光明比懷王在秦襄王新嗣位氣象○此言

神之來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

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降戶工反焱卑遙反
從三犬夫音扶懔徒

冬反
作州

舊註皇皇美貌焱去疾貌冀為九州之首故先言冀州
有餘猶言一覽無餘也橫充也充滿四海無窮極也○

路史中國摠謂之冀州覽冀州猶言覽中國也正寫
雲有天上居高俯視之態夫君謂神也懔懔心動貌
按望襄王庶幾振作姦舉則九州四海可橫覽故思之
太息也○此言神饗而去○送神

右雲中君

第三篇大旨舊註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乃舜二妃郭璞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為神江湘之有夫

人猶河洛之有虞妃也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堯二女乃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上降小水而為夫人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以娥皇為湘君女英為湘水夫人後世宗之杜子美有湘夫人祠詩命題蓋本王逸之按生為堯女舜后外又說合諸家攷之郭其近是耶配靈神祇不通之甚總之郭說為是韓說為通究竟郭

說雖荒渺却不可破蓋謂二妃從舜征三苗道死則天子出征斷無帝后從師之理且近荒淫何以為聖人若謂舜南巡崩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則舜陟年百有十歲二妃釐降已在舜三十登庸時計觀型亦必二十上下至舜百十歲當亦百歲或九十餘矣如是老姬豈猶堪歌窈窕配神祇作湘水神乎韓謂不可信亦終不能解惑不如郭謂天帝女較長但二妃豈惟不應降小夫人考魏景初元年立郊社以舜為始祖配皇皇帝天二妃伊耆氏配皇皇后地是已尊之之至王逸在漢

固不及知景純晉人亦何未及引駁况舜南巡崩二妃
從之之說出禮記及劉向列女傳亦明非征苗時不得
謂二姬之未老也若唐范攄雲溪友議載李羣玉事則
小說妖言由讀楚詞不通故也亦由註楚詞不通之罪
○此比舊同氣同輩諸賢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渺兮宜脩沛吾乘兮
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

差兮誰思

要漢書作幼於笑反眇與眇
同來力之反參差一作參差

舊註夷猶猶豫也中洲洲中也眇眇好貌脩飾
也沛行貌參差洞簫共形參差不齊象鳳翼也

駕飛龍兮北征邈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櫝兮蘭

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邈池戰反柏一作
拍並音博綢音儔

舊註駕龍者以龍翼舟也邈轉也拍擊以為繩索也綢
縛束也舟中所用繩索之類薜荔言拍蕙言綢互文耳
總言其器物之芳潔陽江碕名曲岸頭
也揚靈者揚其光靈猶言發舒意氣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

兮隤側

隤符
涕反

舊註未極未得所止也女似指湘君侍女隱痛隤隱側
不安也○此章始言其望之不來也女似指延神伺候
之人侍女亦解嗟歎已
不禁其流涕隤側矣

按瀧女即巫之同侶也若晉書之章丹陳珠二人竝國色

者也指為延神伺候之人豈有當祭而帶侍女乎

桂權兮蘭榭擊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榭音曳晦翁叶音泄未吳才老叶莫結反按古音皆

有去聲雪相例反○未莫佩反絕疾例反

舊註其權也桂其榭也蘭水擊似鑿久水揚似積雪示芳示潔寓意良妙采薜荔四語則以為神不答之比

按薜荔不可於水中采芙蓉不能於木末攀及下二句

皆是謔語趣話豈主祭之詞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

以不聞淺音駸開不必叶

舊註淺淺迅流瀨不可返翩翩疾飛龍不可挽交不忠二語又以為神不答之比不然而冀其且然之詞也

按語狎成諷惟女巫口中則趣若晉書之靈談鬼笑

鼉騁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鼉與朝同下古音戶

舊註騁直馳也驚亂馳也弭按也○此言其候神之久也朝非一朝夕非一夕鳥次水周惟見景况之淒涼耳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下女肯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捐音訟遺上字平聲下字去聲

舊註捐玦遺佩以貽相君也不敢顯然致之故但委于水濱若捐棄而墜失者然也

按舊同氣同輩諸賢望富及時圖國時不可再也如黃

歌昭睢諫王母入秦及陳軫獨弔之流下女與離騷篇

下女同

右湘君

第四篇大旨

舊註合見上湘君篇

按比舊同氣後輩諸賢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葉下了古音與嫋音

舊註眇眇細小貌微感其目以望神也愁予者望之不見故使我愁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本葉下矣蓋記其時也朱可亭曰秋風二語開六朝唐人無數奇句

登白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習何為兮

木上蘋音煩張音帳

舊註蘋草秋生湖澤鴈所食也佳佳人也張張設艸帳也蘋水草屬魚網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比夕張之地非神所處而必不來也○佳期即言神降之期想望之極一似恍惚有與之期者神降多以夜故夕張以候之

按惟女巫語方不成打諢○若是主祭語則女神而佳

期夕張幾逼枕席成何話

沉有芷兮澗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

兮潺湲蘭言湲本通韻

舊註公子謂湘夫人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上二句晦翁以為反與正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也遠望而徒有潺湲之觀亦猶前歌鳥次水周之意

按不作女巫語氣而以為祭者之詞終是褻瀆且下文
名余偕逝至終篇投袂遺襟不幾類鄭交甫乎祀神而
當面慢褻豈有此理

寧何為有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

西溢上為字一本作食

舊註裔邊也麋不在山林而在庭之蛟不在深淵而在
水裔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也○此望遠
所見也庭中忽有麋水裔忽有蛟疑夫人之將
降也江臯西溢求之於此而復求之於彼也

聞佳人兮名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蓋朱叶居又反按祭泰本通韻

舊註佳人謂夫人如聞其名與詩帝謂文王同一思理
築室水中亦與詩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同一縹緲

蓀壁兮紫壇劍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葺房

罔薜荔兮為帷檝蕙櫜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

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增音普才老讀徒黃反象古
播字本作罔一作播成一作

盈棟音老罔與網同檝一作辟音覓反一作
檝樓音棉鎮一作瑱繚音了蘅古音杭通

舊註紫紫貝也壇中庭也櫜布也蘭木蘭也檝櫂也楣
門戶上橫梁也葺白芷葉也罔結也結以為帷帳也在
每曰帷檝析也檝屋檝聯也析蕙亦以為網張於檝屋
之上也鎮壓坐席者石蘭香草流分布也繚縛束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其並迎靈之來

兮如雲廡音武疑一作疑

舊註庶蕃庶也將築室依湘夫人為鄰而九疑之神復迎之以去也○下二句正言神之降也離騷九疑續其並迎明言神降正與此同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褋音牒者古音者又集韻者有褋音

舊註褋襜褕也汀平也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難可得見故謂之遠者

按舊同氣後輩諸賢當俟時有為不必驟不得志而愁

也驟急速也頂遠者遠者猶言他日後輩如莊辛及弟

子宋玉之流○二篇皆以女巫媚女神故情致纏綿本

皆有持贈語不嫌褻然寓意諷色荒也曹植作雜神賦

以諷丕做此

右湘夫人

第五篇大旨

舊註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星

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

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

塵令平聲凍音東從水

舊註吾主祭者之自稱也乘元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也飄風回風也凍雨暴雨也○紛吾乘亦指神言楚辭余字吾字多有代人稱者補引漢樂歌云靈之車結元雲是也此言神之將降

君迴翔兮自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

在予

下古音戶女讀
作汝予古音與

善註君與女皆指神空桑山名
予者贊神而為其自謂之稱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

九阼

齊如字速禮記作邀阼若岡反
說文從阜九聲韻補阼或作坑

善註齊速整齊而疾速也之適也阼與岡同謂
山脊也九阼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也

靈服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

被一作披按古音被
音服離音羅為音譌

舊註被被長貌○余猶亡也言司命開闔變化制
萬民之命實民自取衆人乃不知為己之所為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復返兮

愈疏

垂古音敷遺去聲意一
作侵一作浸愈一作踰

舊註疏麻神麻也瑤華麻花也離居即指神也此神
既去而思之也自傷以既老之口不漸近而轉疏也

乘龍兮鞞鞞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鞞一作輪補曰今詩作鄰馳古馳字天古音
鐵因反才老曰毛詩周易凡天皆當為此讀

舊註鞞鞞車聲此言神之既去
與己愈疏從延望而怨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

為

虧古音去禾反當
丁浪反為古音譌

舊註九歌諸章初無一字及於理獨此處云云者正以
其為大司命禍福理數於是出可以伸吾正氣之談也
接濟 令尹司人命常舉賢不可任意離合也如公子蘭

右大司命

第六篇大旨

舊註按前篇注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為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與

按少

司命比當時寵任者也

穠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

人兮白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襲或從草下予音見前夫音扶蓀一作荃

舊註麝蕪芎藭也其葉倍香夫人即指神美于所美之人也蓀即指夫人言其不與己合何為以我而愁苦也

穠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菁菁

菁註青青茂盛貌神靈充溢堂下謂滿堂美人也迎神者眾而注目者余故曰獨也○美人即上美子諸臣也

按

滿堂美人獨與余目成即此便是女巫語氣若是主

祭如此嬉謾何以祀神○忽獨目成句明似上官見令稿欲奪時光景

人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

莫樂兮新相知

舊註生別離當思其寓意之妙前章曰離居曰不寤近兮愈疏離合之際固古人所深感也况屈子當年情事乎○回風雲旗以比讒人未二語見其志意睽離而長歎之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

之際

帶才老讀丁計切釋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擊帶也儵一作倏

舊註誰須幸其有意而顧己也○言向之目成獨我耳今則誰須耶似悲似如二章本其繼而言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媿人兮未徠臨風悅

兮浩歌

舊註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此雷神之辭因其來去無定而與之期也望之未來始恍然自失不禁臨風而浩歌也此雖知其與已睽離而猶無絕望之意故有末章云云也

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悠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

兮為民正

於一作旒悠一作疎正平去通韻○蓀一本作荃

舊註孔蓋以孔雀尾為蓋翠旒以翡翠為旒撫搗除也彗星妖星悠旒杖之意言其正直能除凶穢為民正也按寵任如子椒上官大夫者宜矢公為民正也

右少司命

第七篇大旨

舊註此日神也漢志亦有東君

按東君以日比君即以

天狼比君側近嬖也狼在東方

暇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

既明

皎與皎同明謨郎反

舊註日始出曰暇驅馬以迎神也○照吾檻兮扶桑亦倒句言日自扶桑之處先照吾檻于是從容往迎而扶夜之既明為幸也朱可亭日日者君象皎皎既明有燭照覆盆之喜非復長夜漫漫之象矣蓋深致望於君也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

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

蛇古音徒河反此用入微仄皆韻

楚辭新詁亦確
舊註龍形曲似車轆故曰龍輓雷氣轉似輪故曰乘雷
旗飄動似雲故曰雲旌言乘車載旗以迎日也聲色皆
人言日出之時聲光可愛
不必指下方鐘鼓等事

按聲色娛人便有指近雙意

緝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鳴飀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

飛兮翠會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緝同麓姱古音枯平上通韻會翻同節聯
翁叶音即按質質古通韻一姱一本作嫿
舊註緝急張弦也交鼓對擊鼓也周禮有鐘笙之人
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與簫
鍾木也瑤以玉飾之飀以竹為之一孔上出橫吹之
保神巫也翾小飛輕揚貌曾翥飛也言坐無若翠鳥之
舉展詩猶陳詩也會舞合舞也應
律言音合節言舞作樂之盛也

按靈保賢姱靈來蔽日亦有意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降本音戶工反此入陽韻讀胡剛
反撰雞兔反駝古馳字行古音杭
舊註青衣白裳用日出入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主侵
掠弧星主滿盜賊淪降言日下入也撰持也杳冥冥日
下太陰不見其光直
東行而復上出也

按近侍蔽君之天狼望君射去之庶淪降可反也如鄭

袖寵姬之類○天宮書狼角變色多盜賊矢救日枉矢

弧救日弓

右東君

第八篇大旨

舊註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以為黃河之神耳

按瀋河

伯比舊同出使約縱之賢也

與女遊兮九江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雨龍

兮驂螭

女讀汝橫一作水揚二字螭古音丑戈反

舊註女指河伯九河徒駭太史馬頰復補胡蘇簡潔鉤盤高津也螭龍屬此迎河伯未見而預擬之辭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性極浦

兮寤懷

懷虛韋反據微灰木通韻

舊註河出崑崙虛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此言迺流而上往迎河伯直至河發源之處登高四望其心

迫切至于日暮忘寐寤懷遠浦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堂晦翁叶音同按

東陽韻有互通者此其一

舊註此言河伯既見也贊其堂屋宮闕而復歎其何為水中一似驚喜一似憐惜全是親愛之辭與采芣荔兮水中寧芙蓉兮木末別是一種相思

乘白鼉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上平

通韻不必叶下音戶澌从水旁者異舊註此言喜其既見而願追隨之而流冰紛下河伯又將去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

滕予鄰一作鱗予古音與

舊註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美人亦指河伯予乃主祭者自謂滕有相隨之義已送河伯魚亦相隨而行故曰滕予

按己方使齊返而見放此指舊同出使之僚庶仍東行親齊約縱為良策也。○予女巫自謂非主祭者

右河伯

第九篇大旨舊註山鬼夔魑魍魎山神山靈皆是也 | 按山鬼比當時用

事者也凡人子公子君俱指鬼靈脩指君子余我自謂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慕予兮謫窈窕

羅一作蘿睇音弟謫古善字

舊註若有人謂山鬼也女羅兔絲也以上諸語皆為人慕神之詞此篇鬼陰而賤以喻古託為鬼媚人之託也

按此寫小人諂媚形狀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披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求

從才用反狸一作狸衡

作藟遺去聲來力之反善註後來後諸神而來也。○言其懷才抱德願忠于石而不意險難蔽阻得愛獨在人後也未二語辛惋悽切

按小人行踪詭秘作難遲緩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杳書聊東

風飄兮神靈雨雷靈脩兮愴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下音戶一

無東字而再有

飄字予音與

昔註言鬼卒不來而反欲使人造其所居也華予猶俗所謂光寵也。獨立山上自言所處之高而無如浮雲

蔽日風雨飄忽欲宿靈脩少任不可得也

按懷王雷秦詭辯輩誤之也靈脩如離騷之靈脩

采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收心歸石

思我兮不得閒

舊註一秀芝草也公子即所欲畱之靈脩也采采芝於山閒而思此人雖怨其不來亦知其思我之不能忘也

按口汝既不閒思我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古相

音

舊註山中人鬼白謂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婉轉致思懷人絕調也

按言我思汝又不敢信君思我當作我思君似意更進

雷轟墮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

公子兮徒離憂又一作猿蕭才老讀跡鳩反按古音憂與蕭肖肴豪通為一韻

舊註又猿屬離離也。備寫鬼起悽緊動人雷墮喻君怒也雨鳴陰氣盛也猿猴夜鳴謾言緊與也風颯木哀

氣象愁慘也朱可亭曰讀一迥淒風苦雨人寒窗。

按漸尚之徒陷君不歸故可怨而徒離憂也

右山鬼

第十篇大旨

舊註謂死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按極贊國殤以

自况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旋蔽日兮敵若掃天

交墜兮士爭先

甲接雲先古音各相通不必叶

舊註此初戰是敵之勇也

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按

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塋

明堂作陳

這於計反靈與埋同馬古音痛補反對一作孽一作隄今從又苑莖古音野上與反

舊註

此言戰敗時猶死國敵人時我陳踐我行我左驂既死車右又傷猶擊鼓催戰也殤死右傷車不能

行如埋輪繫馬也末二句乃呼天而怨之朱可亭曰于敗此中寫出生氣覺長吉霜重鼓寒聲不起未免哀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

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

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弓古音肱靈字不入韻雄古音羽陵反韻補引公羊

黑弓左穀作黑肱又引儀禮侯道五十弓注云今文收弓作朕難引左傳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又云古人讀雄

與陵韻毛詩正月無羊二詩皆以雄韻是也

舊註于其死之後讚歎以終之骨棄平原身首已離弓劍在腰猶不為悔雖死魂魄猶靈毅然為鬼之雄長也

按唐昧景缺等忠魂毅魄與己同悲也

右國殇

第十一篇大旨

舊註禮一作祠謂以禮善終者

按此明己之借傳芭

代舞借倡歌代樂章以寄作楚辭意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嫠兮倡兮容與

成一作盛芭一作巴榜音尸與

一作

舊註會鼓會合鼓言也芭葩同巫所持之香草復傳與人更代而舞也嫠好也女倡倡優也容與遲步有度也

按女倡即巫至此點明歌者觀傳芭代舞女倡容與俾

知非雅樂章乃巫者歌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作鞠

舊註春鞠以蘭秋鞠以鞠即所傳之芭也○言二將之必薦馨也無絕終古言魂得長享之也

按蘭鞠即借所傳之芭明分情 六信芳長與此終古而

寄意於篇終也此篇以魂稱題名即自此招魂之魂

右禮魂

九歌篇遍閱從來舊註或謂楚俗信鬼其祝詞鄙陋

屈子更定之或謂屈子特脩祭以宴天神或云是楚

祀典而屈子更定之如後世樂府之類或云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屈子因事納忠故寓諷諫

之詞異于尋常所陳以上諸說皆非也蓋天能認出

是誰語氣錯以爲主祭雅樂之詞則詞近褻狎幾于
慢神褻神矣於理極爲難通今家君指爲代女巫
之詞確乎不易從未章傳芭代舞誇女倡句知明係
點明女巫惟巫覡歌舞南方至今尤有此俗非目覩
其事者不能悉九歌如今巫覡科咒知爲代女巫詞
則通篇俱不嫌褻狎矣大要謂巫風足亡國屈子因
之似觸偶更定以寄意實爲此篇精義其題旨如此
方不與章詞相背獨具特兒至舊註或云道神自亡
贈答之辭或云道自己意與或云以神比君或云以

人比君以鬼自比或云篇篇比君又或云篇篇自此
皆曲爲之說無一定次序旨歸今於各章字法及章
末語氣體會各爲分指時事切之則寄意俱大雅志
惘同離騷矣又雲中君及湘君夫人辨俱發前賢未

發之旨

男雲會
謹識

屈子放逐有感於巫覡歌舞頗更定其詞作爲九歌
以寄忠君愛國之意若曰王時在秦也予卜日齋戒
以事之把瓊芳以享之歌舞浩倡以娛之願王高居
尊嚴復國而欣欣樂康也

東皇
太乙

嗣王新立矣予沐芳

衣采以迎之望王安壽宮與日月齊光幸皇皇其既
降也庶幾振作茲舉四海可橫覽焉故余思之大息
也雲中君舊同氣同輩不乏賢矣夷猶中洲予其乘舟
濟沅橫大江以揚靈揚靈未極同侶爲予太息焉亦
不禁其流涕徘徊則蘭雪雖芳潔同心之言輕絕交
不忠期不信卒令余朝夕江渚景况淒涼予遂捐珉
遺佩以貽諸賢願及時圖國不必不得志而愁也湘
舊同氣後輩不乏賢矣降北渚者帝子仰望焉湘予
愁也登嶺而訂佳期夕張以候之候之不來予心

訴徒臨流而觀其滄波已則望之不見卽求之亦無
定在忽聞賢其召予宛在水中央予將菊椒薑蕙疏
蘭繚蘅合百草以盈庭長依爲鄰焉何几疑忽其來
迎予只得捐袂遺襟以貽諸賢願及時有爲亦不必
驟不得志而愁也湘夫楚國執政者有人矣開天門
飛而御陰陽與君齊速以導王靈衣玉佩制民之命
乎奈折疏麻貽之予老愈疏則君高馳而予結桂延
佇遂不覺憂愁滋甚耳惟願執政舉賢無任意離合

而已大司命當時寵任者有人矣蘭生堂下芳菲襲予

見君之自有夙契也胡獨使予愁苦正際秋蘭暢茂

滿堂芳馥忽目予屬稿而睽離至此悲莫極也君儵

來忽逝夕宿帝郊果誰須耶佇望未徠予不禁臨風

浩歌惟願君撫星憇劍以為民正而已少司命王猶日

也朝出照檻夜皎皎其長明予將駕龍載旂以迎之

轉太息焉嘆聲色之娛人常蕭鐘相應予思靈保賢

姱甚慮雲霾蔽日也願王舉長矢射天狼庶淪降可

反陰晴不復上出而東行東君澤同出使約縱有賢

楚辭卷三

分寧胡濬源乙燈增註

男雲從會雲行翼姪女梅內姪張奉仁仵全核字

天問舊註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法徨山澤

靈琦瑰僑危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阿而問之

以傑憤懣故其文不倫不次云爾天問原不必對置

對甚難尤非迂板先生所能對也其怪妄之事與難解

之詞不得徒以問天了之使其義遂漫成而不得顯也

柳對屬辭古奧今逐段錄附於下間綴解一二以通其

意且勿令槩以怪妄夫空四字竟去古今奇事奇言也

按天問一篇大旨總為楚懷嬖色信讒棄賢以致亡國

楚辭章句
辱身而發而故雜引荒誕以亂之似癡非癡憤極悲極也據王逸楚辭章句天問本觀圖而作故天國朝蕭雲從爲作五十四圖又卜居漁父合一圖九歌九圖總之天問題甚明是設天以問人非人問天也篇中所引多是戰國時野人語及橫議家書經秦火燒盡必對必強解便是迂板先生惟怪妄鑿空方成古今奇書方見屈子忠憤無聊之極觀圖而作或是情理但云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壁畫呵而問之則廟與祠當在郢都何云放逐彷徨山澤豈廟祠盡立於山澤間乎大抵說古

人書不過情理二字情理不易通者不可強解從來註楚辭者正坐迂板又強作解人也解必証以古書但諸所引證淮南旣係漢人書竹書又晉太康時出山海經亦小說之祖竝非禹益書其餘雜書益不可據以解屈鄭康成以王制釋周禮傳良猶譏爲漢儒言况此以荒唐解荒唐乎又按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熊塗山女化石生啟一段事淮南子書並無此文乃唐顏師古所引若列仙傳稱劉向撰劉向七十七篇書並無列仙傳山海經謂禹益書又何以知夏后開且有成湯文王墓及漢

時地名等語竹書汲冢出於晉時其大甲殺伊尹文王
殺季歷既與尚書悖謬即師春一篇亦與杜預所稱全
不符幽王使虎食太子宜臼事本書亦無後人亦妄引
之至拾遺記本妙秦王嘉所撰尤多荒唐諸書註家多
援以釋天問故再指出之○試卽讀此篇法而言楊子
雲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諸葛孔明但觀大意陶淵明
不求甚解此皆善讀古者所以無穿鑿附會之病也凡
諸讀書俱宜然而惟讀天問尤切蓋天之蒼蒼豈嘗問
乎天卽理也理所難解處天下古今事正不少執理以

求之已覺不可解一觸無聊人心胎愈萬不可解矣故
屈子天問離騷之無所可寄也而柳子厚偏逐章以理
趣對之前雖古奧貌似未免如劉晝賦六合適來魏收
鄙諷耳太史公曰予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悲
志而以是篇繫承離騷明是篇激離騷於莫解而爲悲
之也屈子旣悲憤無聊又安能服豫胎蕩與莊嶽委巷
流爭新志怪談天滑稽以藉快雄辯等溺人必笑哉然
則今欲讀天問開卷便須先決定觀大意不爲章句訓
詁不求甚解以意逆志則將自得焉矣餘解詳後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舊註遂往也上一謂天地也

按此以下至曜靈安藏曉談天荒唐者意謂氣數之說不可信也

冥昭昏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昔莫反闇與暗同馮皮水反舊註冥昭言晝夜昏闇未分之象極窮也馮翼氣氤氳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窮矣冥莫莫知其門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為音謬化音設禾反舊註時是也穀梁子曰獨陽不生獨陽不生獨人不生一一合然後生言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物

為子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與圓同度待洛反圜謂天形之圓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言天有九重孰將營量度之乎此九重之天孰功力始作之乎

軒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處東南何虧

軒音管一作管顏師古云俗音鳥活反非也加古音居

軒車轂內以金為莞而受軸者維繫物之綱也天極謂南北極凡物之運轉必載有所繫而後軸有所加此問天之軒維繫于何所天極之軸加于何處世傳地有八柱又言地不滿東南此八柱何所值東南何獨虧缺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限多有孰知其數

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噉

沓合也十二言辰也噉列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千里

湯音陽一作賜汜音似上聲湯谷即尚書所謂賜谷爾雅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汜水涯也此問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也死其晦育則生也顧菟顧望之兔也此問月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厲疫鬼惠氣和氣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

闔胡臘反明謨即反宿音秀臧

古藏字

角東方星曜靈日也言何所開闔而為晝夜乎東方未明之時日藏於何所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汨音骨常音行戶郎反後同

汨治也鴻洪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課試也問鮫才不任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何以不試而遽用之也

按此以下至釋舟陸行曉異聞無稽者意謂訛傳之怪

說不可憑也

鳴鳧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舊說鮫死為鳴鳧所食朱子謂詳其文勢似謂鮫聽鳴鳧曳銜之計而毀其事使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

何以遠
刑之乎

永過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施古音式

何反化古音毀禾反

過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王逸云舍也言不舍其罪也腹懷抱也言禹出鯀之懷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改之也

則一作州寘與墳同墳朱子

叶敷連反按又先韻通用

洪泉即洪水寘墳塞也墳上之高者

應龍何書河海何歷歷聊翁叶音勒占韻陌錫通用

有翼曰應龍山海經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馮皮磨反墜一

地作

康回共工名馮恚盛貌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九州安錯川谷何沔東流不溢孰知其故錯音措沔胡故反

沔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東南西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隳音

脩長也。稟揆而長也。衍餘也。

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尻音高反音蒿

尻舊注與居同從几陸時雍釋作脊骨盡處則字當從九音苦高反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辟與闢同

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同之風言誰人從此門出入乎既居至高有何氣可通而開門以納之乎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舊注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照之其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寒言不必叶說見前

焉有龍虬負能以遊

舊註晦翁云未詳

雉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晦翁以首叶守以在叶死才老

守讀書蟻切古韻紙尾著賄囊語哥馬有十韻通用

舊註虺蝮屬儵忽急疾貌不死謂不死之人長人如左傳所謂長狄守謂守其土也

按山海經不死之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不死防風

長三丈疑未可為注此典要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按瀋山海經南海有巴蛇身長百尋食象二歲而出其骨

君子服之無心服疾本此全上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舊註黑水水名元趾三危山名言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又三龍金臺石室食氣不死問此地果何在平果有延年之術其人當至今存乎

鯀魚何所魁堆焉處拜焉彈日鳥焉解羽

鯀音陵魁音初彈音畢

舊註山海經西海中鯀魚有四足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如雞白首鼠足名曰魁雀食人彈射也淮南言羿射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墜其羽翼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桑

功才不必韻然古韻東陽亦通後倣此益與塗同

舊註合桑地名言禹勤力獻功降而省度四方過門不入公而忘私如是焉得又娶于塗山而顧其私乎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鼯飽

鼯一作鼠一作胡並

涉遙反死宜音配飽許既切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啟為憂而能拘是達

蠶一作孽並一作孽並

魚列反

舊註離遭也蠶憂也禹以天下禪益而天下歸啟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冠不服啟與之大戰於甘故曰離蠶拘是達猶言達是拘言啟宜拘守禪讓舊例何以為憂思惕厲能變通其拘守之節乎

皆歸厥筭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

厥一作射一作鞠

降乎攻反

交傷來言

舊註窮窮也射夫恃武矢盡則窮此立斃之道凶人以其力斃是歸于射窮也造字古甚似當作如此解○窮與鞠同窮理罪人也益稱后益猶稷稱后稷也啟有天

下有屨不服宜有害于厥躬乃天下皆歸得以窮理罪人而無害作革焚山澤奏鮮食所謂作革也

水土既平稷乃播降五穀故以播降歸禹

啟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上也聲也

通作它則是地當音沱
吳才老韻補讀唐遇切
舊註棘亟也商宮商也山海經大荒西經夏后開上三墳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開謂啟也蓋天帝奏樂以賓啟遂得習宮商以下陳也屠母淮南子言禹治水時白化為熊以通輟輟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啟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娶彼雒嬪一本胡下有羿字

舊註帝天帝也革孽變更夏道為民孽也傳曰河伯化為龍遊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

神處如交

馮珽利決封禘是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馬音憑 珽音邊

禘虛豈反歟音食 會反蒸一作烝

舊註馮馮也珽弓名以蜃申飾者決著右手大指以鉤者若願也○封禘必指當時無道諸侯為羿所滅者如左傳所云樂正后夔生伯封謂之封禘是也

澁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沈仕角反 謀古音媒

革字無

舊註寒澁娶純狐氏女眩感愛之遂與謀殺羿射革貫革之射言有力也言何羿之多力乃吞滅于讒人女子

卷三

之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舊註此又言鮫禹之事西征言禹治水西行也拾遺記禹繫龍關之山有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行禹負火而進神示禹八卦之圖列于金板之上或指此事書雖出于後人意當時必有此說言禹窮險阻治水西行何以謂越深巖耶鮫化黃熊已為異類巫死柁魂以祭何猶是其復活為人耶

咸播秬黍莆霍是營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柜音巨脩本作是

舊註秬黑黍莆即蒲藿與萑同是營者萬民皆得耕種于莆藿之地也并投脩盈言何由與三凶并遭投界亦鮫獨以方命圯族之疾長為夏郊其神靈滿于上下也

百媿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

友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從即容反喪息浪反

舊註茀當作需王逸云媿雲之有色似龍嬰茀白雲蛇若蛇者言雲何為在堂乎列仙傳崔文子學仙子子僑子僑化為白媿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擊媿固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置之室中須臾化為大鳥而鳴翻飛而去天式二句王逸云天法有善惡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言子僑既死何以為大鳥而鳴乎如謂仙人可以死而復生則當復為人何以化為鳥而喪其本體乎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習鹿何以膺之萍一作并一作萍號胡刀反體

下一有協字而鹿字屬下句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舊註萍萍翳雨師名號呼也雨師呼而雨下何以膺乎驟合也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膺受此形也體

齧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陸行何以遷之戴一作載抃音

自謂不

必叶

舊註擊手曰抃列仙傳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言誰以山安于齧之首乎下二句晦翁曰未詳諸解俱連上作一事下釋舟義解不去寧闕之

按或者謂棹負山若舟其在水故耳使舍水陸行則一

步不可行矣

惟澆在戶何求於媿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紵

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古音皓有通韻紙

讀蘇居切殆讀養里切

舊註澆淫其姦夏少康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言何求于媿乎始其頹厥首也女岐澆嫂也為澆縫裳其舍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首以為澆因斷之故云易首

按此以下至齊桓身殺漸引古今興亡女寵亂國以為

問意謂人事有徵確可恃也蓋懷王初為六國縱長正

有似齊桓後縱散而敗亦似齊桓也齊桓任內嬖及用

豎刁開方易牙懷王嬖鄭袖聽子蘭靳尚上官亦同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厚古音戶或古音七庚反

舊註湯疑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于二斟為澆所滅其子小康一成一旅能收

夏衆遂滅過澆

楚辭新註本確
樂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媯何肆湯何殛焉媯音未媯音

舊註言伐蒙山何所得得
一妹喜以自亡其國耳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鰥古通作矜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何所極焉璜音意極去声

渠訃
反

舊註成重也射作象箸而箕子歎知必窮奢極侈崇廣
宮室射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言奢念初
萌聖人何以能億億也王臺十重其
後極矣亦知其初念之萌極之平

壹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媯有體執制匠之

言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體一本

舊註寧見孟子厥
身指舜言亦通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舊註迄當作逃言伯逃古公
也兩男子謂泰伯虞仲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舊詩言伊尹緣烹鵠鳥之美脩飾玉
鼎以事湯遂以為相而滅夏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摯音說

舊註摯伊尹名條鳴條
也致罰致天討也

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宜古音魚何反貽一

居莎反今本作喜叶音嬉是後人不知古言而妄
改也按後漢禮儀志與吳才老韻補引此俱作嘉

舊註簡狄侍帝譽于臺上有飛燕墜遺其卵喜而吞之遂生契

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舊註補言啟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氏以禹不與賢故伐啟啟伐滅之有扈遂為牧豎也此該字恐是啟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其文勢似啟反為扈所弊不可考也接弊有扈而曰弊子有扈古人多有此種句法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平脅一作受平曼音苗微佳本

韻通

舊註時是也言舜以干羽舞于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乎曼肥澤貌荀子紂長巨姦美言紂無道何以民愁因而彼獨肥乎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命一作所

言該先為牧豎猶是拘辱云何又逢禍殃牀安身之座擊牀怒而自擊其牀若斫案推席之類先出猶云遽起皆疾怒貌命徵師之命從從之討有易耳按竹書載下帝泄之十二歲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殺亥取僕牛上甲徵徵師河伯討有易即其事也

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樸作僕牛叶怡來叶厘

僕牛之女亥之所淫往營班祿謂往使藩國即賓于有易也但話辭言亥若能常持少德何至淫而不得還乎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遵一作循

昏微猶昏昧迹猶路也狄謂有易繁鳥萃棘喻羣狄聚處之所負于謂殺亥言有易昧於遵路不自安寧也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見叶光

按竹書載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而山海經又稱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據此則潛出即綿臣之弟眩者迷蔽之謂眩弟與兄同惡相濟何兄伏戮而弟顧詐得脫乎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得叶力

湯為方伯有莘惡之湯問伊摯賢求于有莘之野有莘之君留而不與湯乃求婚于有莘氏有莘嫁女于湯以摯為媵臣吉妃謂有莘氏女有賢德傳稱湯妃有莘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謂因求摯而得賢妃也

水瀉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婦叶半瀉一作濱

列子註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水出東走無顧明日視水出告其鄰東去十里顧視其邑晝為水身因化為空菜有莘女採菜得嬰兒于空菜之由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始收養之後為媵臣于有莘氏之女

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舉古罪字尤叶岳

湯囚處曰重泉桀聽腴臣趙梁計召湯囚之均各置之重泉湯賂桀而後釋之是湯何罪而桀囚之也帝謂桀也言湯出重泉無伐桀之心不能強抑眾心卒有南巢之役亦誰挑眾怒如是于桀自作之孽而已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爭一作請

期謂甲子之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史記武王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鳥今文泰誓作流為鵬而色鳥所謂蒼鳥也孰使萃之亦天兆與王之瑞耳。代商者周故問周事

列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列一作到躬一

作射一無何字定一作足屬上句一本無之以二字

列古作列誅也擊猶討也嘉善也既誅首惡公猶未喜于是親揆百務發政施仁定周之命申以文告而後即安也。以上人句舉武周取天下之事問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施叶拖

持以與人曰授施猶加也成謂成王管蔡以武庚叛周是反成王也各為奉殷其意實欲自為之故問其位安施乎首倡逆謀卒自殞滅其罪依何等乎

爭遣代噐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行叶杭

爭謂管蔡借殷為名以爭大位也遣謂發也伐猶取也噐神噐擊翼即六韜所謂擊其後翼其旁之意將將事也言管蔡為亂思取大物何以逆天而行事也及王師並出擊翼齊驅又何以奉天而定亂也

以上入句舉管蔡亂周之事問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底叶止

成猶遂也謂遂其遊之心也白雉越裳氏所貢據此則昭王必有行越裳得白雉之事史或失之

當時曾有此說加穆于得白狼白鹿之事却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梅芒改反字從手

舊註力言云梅貪也言穆王巧于貪求夫何不顧蠶肉而周流于外耶王者居中馭外有何索求不止耶

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舊註事見國語曳牽引銜賣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側去聲阻二反佑音肆殺音弑

一作合一本弑作會

舊註齊桓死不得斂蟲流出戶與見弑無異也

按齊以前亦未嘗疾語問天但至此始明言耳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譴誥是服

諡一作譏服蒲比反

潘明是諷懷襄惑鄭褒聽子蘭斬尚上官此以下至於

未明比懷襄終篇點出楚事吾告堵敖自己忠國之本

志也諷意漸顯

比于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何賜封之

沈韻讀若蟲與封韻朱子封上

孚音反與沈韻

舊註抑沈猶言沈抑不使伸也雷開佞人紂賜之金玉而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

武彞反

與伴同一作伴

舊註言聖人一德所行真不異何梅伯甘受極刑而箕子伴狂以自免也

纘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烏何煥之

竺一作篤無句下之

字

舊註竺厚也言纘為首生之子其降生不同于人大帝何以獨厚之耶棄之于冰上烏何知而覆翼之耶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馮音憑一作憑

舊註周拱辰引竹史殷王錫王季彤弓茲矢事言既浸以逼帝帝何不疑而長任之乎

伯昌號衰秉鞭作放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舊註牧州長也言文王奉紂命為西伯號令于殷衰之時秉鞭筆作牧伯宰殷之叛國以事紂未嘗有得天下之心也何天偏命通岐周之社于天下以為大社遂命之有殷國乎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受茲賜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告古

帝下一茲賜一
有之字作賜茲

舊註言紂醢伯邑考以賜文王文王受之而上告于帝如所謂君王聖明臣罪當誅之意何文王自言其罪親就上帝之罰而殷之命反以不救乎

按詩文王曰咨篇晉殷如彼則親就上帝是訴于上天

帝也如左傳吾得請於帝矣意同若援天王臣罪二句

則終是曲解 國朝袁子才亦謂韓子不讀詩經故浪

作羨里操蓋三代聖王直道而行未必闇昧曲清如此

批要之問意在上告與何字言文王猶生何能親就謁
上帝而然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朱子識與志同喜叶許寄反○按上入轉韻也

舊註言太公在屠肆文王何以遂識之乎鼓刀揚聲自言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何以遂喜之乎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舊註言武王斬紂之首懸之太自何所忿恨而不能解乎載木王以會戰父死不葬何其急乎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舊註雉經頭搶而懸死也朱子曰雉註以為晉太子申生事未可知是否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舊註言皇天集祿命以興一代之王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于危亡乎王者受天之禮命以有天下又何為使之乎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承一作丞卒一作茲

舊註初湯得伊尹一勝臣耳後乃以承輔弼之在何卒賴其力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之祭緒業流于子孫

勳闖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嚴朱子音五郎反

舊註勳功也闖闔廬夢壽夢言闔廬乃壽夢長子諸樊所以年少不得立散亡丁外何以至壯年乃英武猛厲至今流播其威嚴下

彭鏗謝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一本長上有久字

舊註鏗彭祖也言鏗進雉羹于堯堯何饗之而遂封之乎又鏗壽八百燥何徇而能久長乎

中央共牧后何怒蠡蛾微命力何固

蛾古蟻字蟻古音魚我反

舊註言中土列國共治其民為之后者何故相怒而爭戰乎蠡蟻之命最微猶各守其房與穴其力亦何固乎

驚女采薇鹿何咆北至回水萃何喜

祐一作佑按古音祐佑人至志韻音肄

喜上去通韻舊註王逸解女子采薇事周拱辰引文選注作夷齊事俱未合從朱子闕之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舊註朱子曰舊以此
為秦公子鍼之事

按秦伯有囓犬弟鍼欲之不與以車百乘易之伯怒乃
逐之奔晉疑此事罪有可逐不直天問且未明指

溥蒼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雷電一本

舊註自此至未切指已與懷王也言呵問至暮遇雷而
而尚不得歸何所憂以至此乎厥嚴不奉言不得帝君
之威嚴此外將
何所求帝乎

晝日夕雷電晦明當歸也夫何憂所指亦不可臆測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朱子云自此至終
篇皆隔句叶韻 作一木 作倫

舊註言伏匿畏人於何而言之也荆勳猶前云勳圍楚
樓五十年蘇秦約六國合縱以懷王為從長懷王客
秦之後秦楚兵遂不
已楚國何能長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勝朱子音商

舊註吳光爭盟上國卒以驕敗是久而余
自勝也久宜是勝問意深切以隱懷王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環穿自閭社丘陵七字一
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

十二字
舊註子文同姓而忘以隱已哀今無此人但子蘭也了
文初生棄于夢中邾子田而收之故曰爰出言何往田
于野乃得
此賢人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舊註堵敖楚文王子又謂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
不敢斥言告王故曰告堵敖也不長言國祚將終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舊註未又自謂言試于上而妨直自予宜有妨于厥名
矣何有忠名之彌彰也以此終篇命意愷惻可謂至妙
○言我長言之不足又嗟嘆之終不能使君之一
悟也何徒以空言善試君上自成忠直之名乎

按通篇所引本指戰國時野語小說荒怪無稽之詞借
以設問哥諷耳而後之好怪為小說者遂依附以各成
其書乃註家反即依附者以解附所從出又從而對之
豈不大癡故柳對槩不錄總之題旨原是屈子憤疾世
上萬般不可解處乃有此妙題妙文若可對則可解

不必有此篇矣須知不可解三字便是解天問

凡詩占人書當因人因時因心求其大旨而已不必
舍本旨不求別尋旁旨辜負古人也 家君於舊註

之不合者一一辯之是非判然畧分數節以大意解

之代靈均伸不白之冤識見超邁顛撲不破為後學

發蒙識者詳之 男雲會 謹識

會附按天問一篇又奇而理不易其不解者不必強

為之解屈子以天問名篇題本奇特天不言夫人而

知之矣王逸註謂天問問天也天尊不敢問故曰天

問但詩有帝謂書有帝資屈子招魂亦有帝告帝天也天理也則直以天問爲設爲天之所問解愈見奇異蓋思君之予無所發憤只得以理曉人也且觀圖呵而問天之事本無明據舊註以後出書釋之姑存其說不敢以爲是大世有習見之事苟欲窮其極處隨在皆有不可解之端况又加以渺茫怪異乎如此篇說天地日月陰陽山川水土及怪誕之類本屬舉天地間不可解處以問喚醒天下談元呆人非欲窮其理亦謂實有不能明之理總是不可解意篇中明

自何出考之誰能極之何以識之孰知其數孰知其故在屈子尚不解而後人必穿鑿解之對之謂不得以闕疑了事彼豈反解於屈子乎從來註家見其章句中有一地一名畧合某古人某事物者卽引後世書以釋之安知後世所出之書非卽本屈文而贗撰加鑿遂反據以釋屈乎豈可信以爲實如離騷篇有夏康娛句章內有啟及五子字雖據尚書或解爲夏太康娛樂自縱而下章日康娛二字兩皆連用是康又非人名可知似難強作一解矣又按此篇自水濱

之木至列擊紂躬四章舊註謂惡伊箕罪湯不備武
王不滿周公之辭言屈子於君臣放伐之際不勝忿
矣掃盡順天應人等語紕繆已甚湯武之順天應人
經典及孔孟書俱有定論千古不易何迂濶管見反
以之誣屈子也細玩篇中寓意不過陳往古法戒總
見哲興昏亡之事可省可悟並非忿怒古聖且離騷
篇厲發湯禹周三王有皇天輔德聖哲茂行之語及
此篇屈子放致罰黎民悅服等句屈子之陳往古
其詞詩見矣願與服古者其泰之

